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陳 德 全 著

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四

起闕逢敦并正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庚子帝以衢州措置會子

比侖州稽緩提刑趙彥端特降兩官曾懷言賞信罰

必要當如此帝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

能化天下也己酉詔曰已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

就茅灘合教諸軍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

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令循習務令軍容

整肅庚戌交趾入貢帝嘉之尋詔賜國名安南以

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

一攷異安南之封宋史作正月聖政草作二月蓋以正月入貢

二月始賜國名封王爵也今連書之

二月戊午朔江西安撫司上言準紹

興三十年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

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將官諸州教閱乾

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宜令敕令所修立成法

帝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

臣如有違例當坐其罪辛酉籍平江府將魏壽卿

家產以其知無為軍巢縣移易軍錢入己也壬戌

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

璋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庚午金以太

尉尚書令李石為太保致仕廷議欲以沿海制置

司幹當使臣員闕改作文臣幹辦公事以曹冠充以

冠前有差遣屢經駁繳帝頗憐之也帝曰此卻不可

古者爲官擇人未嘗爲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
近於爲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癸酉四川宣
撫使雍國公虞允文薨先是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
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載未
有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至
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歿不知其所言其
後帝大閱見軍皆少壯嘆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
也尋贈太傅諡忠肅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
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爲名多借請受并假
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
月有借請蠹財困民其令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辛
巳爲郭浩立廟於金州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
駑手射鐵礫蓮赴內教 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

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居官思職義也背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浙西漕帥言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帝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爲百姓爾

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尙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爲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

丙申以參

知政事鄭聞爲資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 甲辰金
主更名雍詔中外 金完顏璋之獲罪也羣臣紛議
謂午年必用兵金主以問宰相赫舍哩良弼對曰太
祖以甲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
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因遣刑部
尙書梁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
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使用舊
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例引見輒令迫取于館姪國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癸丑肅入見帝仍立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以肅爲執政良弼曰梁肅可
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乃止 建隆
以來因唐舊制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

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特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之是趙善俊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丙辰太白歲星竝見經天 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爲大言備位無補欲爲脫身之計遂請分闡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鑿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爲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旣罷淮南

復分爲東西路 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聞愚

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尙多犯者宜申約束無

令徒費財用 戊辰金有事於太廟以皇太子攝行

事 乙亥金主謂太子諸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

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致相違且妻者乃

外屬耳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太子對曰思

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

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常棣花萼相依脊令急難之

義爲文見意以誠兄弟焉 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

戶部尙書葉衡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金以樞密副

使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兼大興尹 宗正寺請訓宗

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

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棣華

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

科 是月命工部尙書張子顏等如金報聘仍請改
受書之儀金主與大臣議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宋
國免稱臣爲姪免奏表爲書爲賜亦多矣今又乞免
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
參知政事伊喇舊作移刺今改道從良弼議右丞相石琚右
丞唐古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金主謂琚
等曰卿等所議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亦從之乎遂
從良弼議答書責以定分其授受禮儀仍不改 六
月甲午金主如金蓮川 丙申臣僚言伏見六部及
諸寺監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取辦臨時遂致考
究未盡供報稽緩請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帝
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爲得體 己亥葉衡言兵權繫

於將帥民命寄於牧守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
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牧守久任之說以
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著作郎木待問言士大夫
氣節不立惟在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
節不可不改帝曰當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六月丙辰朔詔以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
律凡所統御宿弊頓除可竝與建節鉞武功大夫滎
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
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
置 戊午詔曰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
易比來約束寢弛日益奔競今後可依已降指揮三
省具名聞奏當議黜降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
月出門 以興州都統制吳挺爲定江軍節度使

癸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 戊寅右丞相曾懷罷先
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
明誣謗大理根究無實乃貶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參
知政事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
甲申落職與祠以葉衡參知政事 是月詔議禘祭
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前代七廟異宮禘
祭則太祖東嚮紹興五年董弇建議請正藝祖東嚮
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
禮正廟制遇禘祭則東嚮下侍從臺諫集議旣而王
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
剛晏敦復王僕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
任申先何穀楊晨莊必强李弼直皆以其義悉合於
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奏陳益力據引詩禮正

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
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竝行特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
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卽擢董
弅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沛爲諫議大夫以
議不己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饗虛東嚮今若
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
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
廟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
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
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
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
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旣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

於景靈宮天興廟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
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
遇禘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
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
討論旋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之位從禮部侍郎
李燾議也 秋七月丁亥復以鄭聞爲參知政事罷
四川宣撫使以成都府路安撫使薛良朋爲四川安
撫制置使 戊子詔曰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
媿惡風俗媿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
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
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乖
爭陵犯之變朕嘗戢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
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

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
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爲朕察郡邑廉吏來
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譽應
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
無貸 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甲午

有司言乾道元年災傷倚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
年爲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帝
曰旣是災傷卽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與蠲放
丁酉詔罷諸路州縣市令司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
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 癸卯中書
門下省奏關外四州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歸
正人詔四川安撫制置司下都統司常切存撫毋令
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守臣胡與可躬親巡

問既聞被水貧乏者六百餘家于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仍許於沿江地指射蓋屋 戊申江東提舉潘旬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劄下諸路依此具聞 己酉姚憲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張說罷以徽猷閣學士楊倓簽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以太尉提舉隆興府王隆觀 庚辰帝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明具資格待朕處置 壬午帝諭宰執曰朕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爲之去留惟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爲姦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

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又曰鯨之爲人初不害禹之
成功楊倓曰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九月乙酉朔以
曾覲開府儀同三司 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帝謂
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酒樂甚太上年將
七十步履飲食如壯年每侍太上行苑囿登降皆不
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回顧皇太子侍側三世
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稱賀 壬辰詔
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上供米斛逐年已減放外今
年雖豐尙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等五等人戶合納
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 乙未淮東安撫司
奏權場安靜楊倓因言金主本無佗其臣下或妄生
事帝曰不可以此爲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
之志也 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貞觀諫錄帝曰